

我是“李白的另一首”

洪烛

唐诗之路，指的是从钱塘江开始沿浙东运河经绍兴、上虞和浙东运河中段的曹娥溯古代的剡溪（今曹娥江及其上游新昌江）经嵊州、新昌、天台、临海、椒江以及余姚、宁波、东达东海舟山和从新昌沿剡溪经奉化溪口至宁波的具体的一条道路。又叫浙东唐诗之路。

新昌正处于唐诗之路干线和支线交接处的中心地段。2007年我与叶廷滨、舒婷等诗人应中国诗歌学会邀请，参加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昌采风活动，来之前对新昌一无所知，还傻傻地问一句：“新昌有什么？”张同吾和祁人不约而同地回答：“有天姥山。”我立马想起李白的诗句：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”。看来，这座县城不简单，手里有大牌：李白是唐朝的一张王牌，而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又是李白的一张王牌。

这条唐诗之路上，已有会稽、四明、天台三座名山。可自从李白写了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天姥山就成为名山中的名山：一座横空出世的诗山。

其实天姥山六朝时期就成为道教的一个载体，天姥即王母，从昆仑山传过来的。当时传说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，与东边的东王公也就是玉皇大帝相配，强强联手，使道教得以风行。渴望得道成仙的李白，正是冲着这个王母来的：他不只爱山，更爱住在山上的神仙。当他献诗一首，天姥山就不只是仙山了，还是诗山。而李白也不只是诗人了，更是诗仙。也有人说不李白写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时，刚游了泰山。为什么要写《梦游天姥》呢？因为泰山没有王母，天姥山才有王母这一文化积淀，李白在泰山下面梦游天姥，也算弥补不足。此诗又题作《别东鲁诸公》，是李白被排挤出长安的第二年，即天宝四年（745），准备由东鲁（今山东省南部）南游越中时，题赠送行的山东好友们。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李白到哪里都能应景抒情、即兴赋诗，惟独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是“预先写出的游记”，完全凭想象发挥。人还未到，心已经到了，诗也到了。

李白一生四次入浙江，成为这条唐诗之路最著名的游客。天姥山是最让李白神往的，也最大程度满足了他探险寻幽的愿望：“脚著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。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。”明明是梦游，却跟真的一样，甚至比真的到此一游的人，还要感动与震撼。这首诗还使人记住了谢公屐，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发明的登山鞋。李白穿上了，也很合脚啊。他不是步谢灵运之后尘，而是给山水诗闹一场天翻地覆的“革命”：比山水更伟大的，是人；比日月更灿烂的，是心；比世界更美丽的，是梦。那才是风景中的风景。

新昌了不起啊，拥有天姥山，就等于拥有李白，拥有李

白的魂。白居易也把沃洲湖与天姥山比喻为眉目传情：“东南山水越为首，剡为面，沃洲天姥为眉目”。2007年，我乘机械船周游沃洲湖。沃洲湖很大，船行半小时，才找到李白上岸的码头。我在笔记本上写过一段“豪言壮语”：沃洲湖，我把你当成西湖的姐姐，也就等于把你当成西施的姐姐，流落民间，荆钗布裙，只被几位老而又老的诗人赞叹过。很难说：他们的吟咏使你更美了，还是你的美使他们变得年轻了？深山里的美人，知道李白怎么说你吗？知道杜甫泛舟湖上怎么想的吗？知道今天来的是谁吗？是我呀。这个无名的小诗人，对你一见钟情，梦想写出仙乐飘飘的诗篇，成为李白与杜甫的第三者。“啥文学史啊，除了李白就是杜甫，老百姓已不知道还有第三位诗人。下面该看我的了！”瞧我腾云驾雾时说的狂话，这种力量是你带给我的。

“一座天姥山，半部全唐诗”。此言不算夸张。天姥山吸引了451位诗人到来，留下了1500首诗。在全唐诗里，堪称倾国倾城。当然，这不无李白的功劳。他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为天姥山作了最好的软广告。甚至到了2007年，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新昌采风，说是拜访天姥山，又何尝不是为了追寻李白的履痕？李白在天姥山，找到谢灵运的木屐。我在天姥山，找到李白的大脚印。李白在我想像中是赤脚的诗仙，他的诗是裸体的，他的人是透明的。你看见了吗？李白的大脚印，给天姥山盖上了最好的图章。

《全唐诗》若剔除李白的作品，会打多大的折扣？诗歌史若少了李白这个人，会打多大的折扣？李白若没写出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他自己会打多大的折扣？“你最喜欢李白的哪一首诗？”好让人为难的问题。有人会在《将进酒》与《月下独酌》之间犹豫，有人会在《秋浦歌》与《行路难》之间徘徊……对于我来说别无选择，永远是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。它简直比李白本人还像李白：一个刑满释放的谪仙，穿着拖鞋，迫不及待地冲出世俗的牢狱。大门口有人来接：他的哥哥青山，他的妹妹绿水，等他快等白了头……我眼前的天姥山跟李白的梦境相比，会打多大的折扣？对于李白，梦境就是打了点折扣的仙境。

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是李白的标志性建筑，李白是中国诗歌史的标志性建筑，唐诗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标志性建筑。我左手地图右手诗集，到处找谢灵运故居：“谢公宿处今尚在”，李白找到了，我没有找到。只找到县城里一家鞋店，可惜里面没有谢公屐出售。这就是广告效应：李白读了谢灵运的诗，而来天姥山，我读了李白的诗，而来天姥

山。天姥山不识字，同时代的人又不识货，“诗都是留给后人读的，哪怕只有一个读者……”

孟浩然寓居绍兴期间，于公元731年腊月初八到新昌大佛寺礼拜，喝了腊八粥，惊叹大佛寺的盛况：“松栢禅庭古，世界楼台稀。”可见当时大佛寺就建有稀世之楼阁了。李白与孟浩然是铁哥们，甚至堪称孟浩然的铁杆粉丝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“欲向江东去，定将谁举杯。稽山无贺老，却棹酒船回”。李白游浙东，有两大寄托，一是天姥山，二是孟浩然。他经过孟浩然在绍兴的寓所而未遇，才转奔天姥山。“我欲因之梦吴越，一夜飞度镜湖月”，这肝胆相照的镜湖，宋朝以后才改名为“鉴湖”。近代又出了女侠。水陆两栖的月亮，一定姓李。它是李白喂养过的宠物，把诗人从绍兴一路送到剡溪。它哪里知道，自己迎送的只是一个影子。“诗人与你我有什么不同？他的影子都会制造更多的影子……”

今天，在李白面前，我不算诗人，仅仅作为诗人的影子，尾随而来。“李白的影子都有骨头的。信不信？”镜湖又叫鉴湖。很久以后，或很久以前，一位叫秋瑾的女侠，把磨快了月牙从刀鞘里拔出：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……”她写下这句很对得起李白的诗。

2007年中国诗歌万里行就是沿李白的路线走进新昌。这条唐诗之路，又连上了新诗之路。我写了2800行长诗《李白》。被《十月》等报刊转载。

转眼到了2017年，应邀参加绍兴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和新昌县作协主办的作家采风活动。我重游故地，尤其是深入地处新昌县南端、西与金华市磐安县毗邻、南与台州天台县接壤的回山镇。在古老的唐诗之路上，这只是一个小站。回山地区因四围皆山而古称围山，历代相称衍化成“回山”两字。今天，这个地名对于我有了新的意义。我也是在回山啊：天姥山，我又回来了。

此地每当夏秋早晨，山谷中层云叠出，经朝阳照射，状如彩烟，故又俗称“烟山”。回山镇宋至清属彩烟乡，清宣统二年属南区彩烟乡。我想起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诗句：“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。越人语天姥，云霓明灭或可睹。”我几乎相信李白来新昌拜访天姥山时，一定路过回山，至少梦见过，否则怎么把这座“烟山”描写得如此传神：“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列缺霹雳，丘峦洞石崩，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忽魂悸以魄动，恍惊起而长嗟。惟觉时之枕席，失向来之烟霞。”所谓的烟霞，因为添加了李白梦幻的色

彩，显得更加迷离生动。

这一回是回山镇邀请我的，我又把唐诗之路重新走了一遍。从山阴到剡中，车轮是卷轴，殷勤地滚动，祖传的山水画铺开了一半，另一半隐藏在云雾深处，想念着尚未画出的花鸟。迎面而来的泼墨，将我淋湿，我成为画家笔下的人物。夜色降临，车灯照不到路的尽头，只把眼前的景物给放大，让人误以为这就是全部：路的尽头还是路。司机随口说道：“李白当年就从这里走来……”他是骑马还是坐轿？够快的。为什么至今赶不上他？神情恍惚，不知该怎么下笔——“千山万水，哪里有给我留的空白？”加把劲儿，再往前该是天姥山，正需要这么一大块镇纸，把被风掀起的画卷摺住。

在唐诗之路上，天姥山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，回山镇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逗号，可这小不点儿的逗号，同样耐人寻味。

夜宿回山镇，我从电脑里调出初访新昌写的长诗《李白》，继续着十年前的思路，回味李白与天姥山的关系。为神仙所不容，为科举所不容，为朝廷所不容，为幕府所不容，为庙堂所不容，为权贵所不容，在贬谪人间之后，再次遭到放逐，李白只能投靠山水了，一气之下，成为诗江湖的老大。即使为山水所不容，他还有诗。即使为诗坛所不容，他还有酒。即使为酒馆所不容，他还有梦，作为借宿的别墅。

别小瞧李白，他的出路多着呢：后半夜，他离家出走，直奔天姥山……李白必须背叛皇帝，才能忠诚于自己；必须背叛长安，才能忠诚于江湖；必须背叛神仙，才能忠诚于人间；必须背叛现实，才能忠诚于诗与酒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是一次美丽的哗变。他是被逼上天姥山的：凡俗的重重阻挠使诗人喘不过气来，只能把世外桃源当成自己的氧吧。好舒服啊：诗来自于深呼吸。李白，昨夜你梦见黄鹤楼，旁边新架起的电视发射塔，是否也逃不过你的千里眼？李白，今夜你又梦见天姥山，是否同时梦见正走在盘山公路上的我？对，就是那个跟在旅游团后面、因为想入非非而掉队的小小身影！我知道自己来到李白的眼皮底下了……这是我的一千零一夜。而你已记不清做过多少梦，包括死后的，包括梦中的梦……“相信吧，梦做得多了，就变成真的！”

在天姥山下的回山镇，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写下短诗《李白路过的回山镇》：

一朵荷花回头，看见了蜻蜓
一只蝴蝶回头，看见了梁祝
一首唐诗回头，看见了李白
李白也在这里回过头啊
是否能看见我？我是李白的另一首
一个梦回头，就醒了
一条河回头，意味着时光倒流

一条路回头，一次又一次回头

就变成盘山公路
一座山也会回头吗？
那得用多大的力气？
回山的回，和回家的回
是同一个回字。即使是一座山

只要想家了，就会回头
我来回山镇干什么？没别的意思

只想在李白回头的地方，喝一杯酒

酒里有乾坤，也有春秋
这种把李白灌醉的老酒，名字叫什么

还用问吗？叫乡愁……

这首诗里，我自己最喜欢这一句：“李白也在这里回过头啊，是否能看见我？我是李白的另一首。”觉得有点李白的气势。

李白，我又来到你梦游过的地方，把曲折的诗行重走一遍，你押的韵太陡峭了，差点崴了我的脚。趁着月亮没老，尽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你，或你的替身：“听，哥们就要朗诵了……”可惜历史不允许第二个李白诞生。它说：“有一个就够了！”

我只精神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又恢复成一个俗人。别看我写了这么多年诗，跟李白相比，其实离俗人很近，离诗人很远。即使我相信自己就是李白，天姥山也不相信。

《李白路过的回山镇》，其实还有姊妹篇：《回山镇的荷塘月色观景台》，都是我2017年重游天姥山在回山镇所写。陈列如下，供读者比较我一口气所写两首诗（像硬币的正面与背面）的高低：

燕昭王的黄金台，哪里比得上

李太白的观景台？
天下很大，大得没边儿
又很小：比小镇还小，比荷叶还小

比荷叶上滚落的露珠还短暂

酒一样的月色，太白
梦一样的夜雾，太白
白衣飘飘的李白，太白
一张白纸，画一枝青莲就满了

可一个李白，还想摇身变成一千个李白

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合伙打造了黄金时代

唐朝成为白银时代，啥也不靠

只因为有一个李白
只因为有一个李白，心就变大了

世界就变小了

我号称自己“是李白的另一首”，属于狂妄。《回山镇的荷塘月色观景台》，却真的是《李白路过的回山镇》的外一首。

作者名片
洪烛（1967—2020年）：籍贯浙江新昌，全国文学少年明星诗人，原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。